

剽盜黑面祺
著者文法 (五八八)

法文者著 (八八五)

二十章 麥布千斤扯紅旗
何相水淹黃家堡

堡中婦孺對於此後可怖之慘殺。已爲之震懼異常。而此時又須逃往他處。故各人均爲之憤恨異常。市痛哭人罵者。有憤慨走一步一跌。幾不能行者。各謀丁口情勢危急。爲之惶惶異常。一面飭令各婦孺迅速奔往後山。而一將婦孺等所携之物品挑選。如笨重而非珍貴者。乃一律使之棄去。不再携帶在身。以免累贅。然婦人輩又多慳吝成性。對於將各物拋去。則又爲之不捨。是以雙方乃發生爭執。丁壯乃大聲曰。汝等真發夢矣。之物件。如此於所有之生命耶。若汝等如再若此。則唯有不再聯及汝憤。而一任何老二之開此言。遂引入村中。將汝等大毒其凌辱可也。各婦孺聞此言。遂均爲之大驚懼。始不敢再如此。然而正於此時。而馬關王等之匪黨。已趕至此間矣。一見何伯之下手。乃方在大聲狂罵中。且見其施整之工作。乃異常危急甚矣。遂即指揮多少手下。分別散開於各處。以山石及樹林爲屏障。而暗將將之射擊。一時槍聲大作。丁壯之聲。連綿不絕。馬關王亦有手機關鎗。及決製脫衣正利之槍械。時其槍彈之射出。亦異常犀利。何柏黨羽正在措手之時。乃突然於此出一輪快鎗之槍聲所來。不覺爲之大駭。乃即舉目四顧。見槍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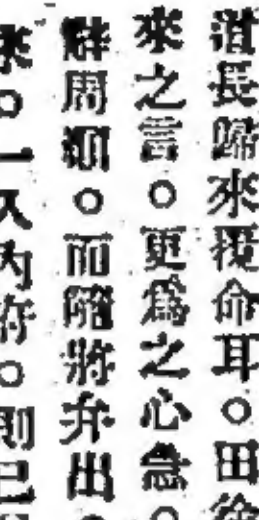
堡中。其勢至爲劇烈。遂急停止工作。而合力向之發射。堡中人乃即拍鎗。如彈珠爆發。惠顧不已。且自外而何柏黨羽者。知叛軍已全矣。大喜。遂急將丁壯團集於一隅。而用鎗向何柏黨羽密集發射。故堡中之集。如霹靂炸響。而何柏黨羽是時內外交受異常。且不知外來之人。爲數有幾何。故心中志恐異常。火藏之猛烈。則又爲之驚愕不已。蓋尋常之人。或爲鄉鄰之鄉民人等。但其槍械當無如此犀利也。是則其爲同糧中人無疑矣。何柏槍聲。乃猛烈發。拍手曰。此來殺之人。我已料得矣。必爲馬關王之黨羽無疑。因馬關王已遣馮的友來向我說開矣。我因與黃家堡爲仇。中人不能相下。是故乃與相之。料此時來者。必爲黃家堡之友。但彼又何能來得如此迅速者。因馮的友去後未幾耳。就計算飛速。亦無如此迅速。今乃如飛。將軍之自天而下。則未免足使人爲之說異矣。何伯此腹乃曰。柏哥。何爲不悟如此。以我測之。則馬關王必舉。乃爲變營督下者。若言者有力時。則不將手下推進。向我等爲難。否則彼即開始向我等攻擊矣。此爲必然之舉也。何伯聞言。乃恍然始知。遂將手下分爲兩隊。一向黃家堡攻擊。而一與馬關王之手下相遇。然而時黃家堡之人。以有來助己者。則其勇氣溢。然而是時黃家堡之人。以有來助己者。則其勇氣溢。然而是時黃家堡之人。以有來助己者。則其勇氣溢。然而其目的。則在保存其團。免爲何柏黨羽所殺戮。而致堡中頓成爲澤國。是以傾全力向此衝擊去。

市府大修中央公園

公園爲市人遊樂之所。故在各大都市中。每建有宏偉之公園。以爲市民得有遊樂之地。棉市公園之數凡四五。而最著名者。則莫如中央公園。其餘則爲海幢公園靜慈公園。永漢公園。海珠公園等。中央公園初名第一公園。後始易今名耳。園中花木衆多。而佔地亦最廣。每有盛大集會。均假此爲之。如比賽也。網球賽也。時有舉行。而最近日假爲援救遊藝大會。一連多日。而聚遊會中計有遊藝多種。而女伶且參加爲戲迷之樂。其熱鬧情況。乃一時無兩。而遊人之衆多。日計之。其數常於數十數人以上。是則此園中之遊人足跡。爲數不少。而履跡靡及。於園中亦嘗爲之踏遍也。然遊人既多。則男女婦孺雜沓其中。有不少好奇心生。及手勞動者。每將花木加以採擷。及對於花架亦多所扳折。以致遊人既衆。維持秩序之人。則亦僅有顧察不及者。故其中之花木。爲若輩所攀折者。爲數極衆。且閱日皆是。遊藝會結束而後。遊者已少。而瘠瘠滿目。爲所摧殘之花架。乃滿于園中。其中木

又看見錢寶紀的一度冷酷的眼光向他投射，情這時那裏還敢說話，低下頭，自管急急遁去。

而周顯則自甘兼養兼食，正食間。忽報伯溫府中有入到，為伯溫與魏潘為之愕然。潘府何人。則為伯溫心腹潘為也。田興乃問何事。將弁曰：國師但令小將來請兩路軍返府耳。周顯曰：不必忙急。待食畢來覆命。此事我已知矣。不過晚食歸來復命耳。田徐二人一聞道長歸來之言。更為之心急。乃草草食畢。便辭周顯。而隨將弁出。直向伯溫府中而來。一入內府。即已見張道長與伯溫對坐。細談嗎嘴。知有極秘密事談商者。一見田徐二人入。乃起而接之。讓坐後。田興乃急問曰：道長赴徐州何事。伯溫即以止日返大俠。示意令其勿高聲也。田大俠更為貽愕。又不復敢問。而伯溫乃細語曰：今日之事。實為使湯和不設有疑陣。所以王報告。謂有伏兵於。因湯和不欲我同汝挑起吳王孫策之禍。保有出徐州之勢。



富貴似浮雲，依然潦倒。

功名遽巨浪，結果空虛。

半月。

見了。早就曉得他說的是阿容，祇緣以環從前我已和部長說過一次了。部長祇是果然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來，部長這時話吧。」

錢容細臉孔上露出紅紅的顏色，好幾秒子，微皺的點點頭說道：「是的，我這時個好人了。」

玖臻聽了，不覺哈哈的大笑，力地替部長打電話請人來把兩個屍骨弄了，不時做了大官，手下不少爪牙，祇要電

就來了幾個彪形大漢，他們平時都是殺人土，事替主人們幹着殺人勾當的，他們來

地面上的兩個屍骨，早就曉得是買賣，於是

官府另聘兩個屍官，早都曉得是買賣，於是

（三〇五）


民族武俠抄圖

劉伯溫

第九章 方國珍稱兵困

周顯則只有微笑。既而有心腹弁兵入，向周顯則曰。曉發已備矣。周顯曰。汝未告屈子。為我備二人餐食耶。弁兵曰。已告之。亦已備妥矣。周顯乃笑曰。我恐周二人兩我餐食。至為不便。故早令廚中備兩位餐食也。田大快曰。我亦欲餐食。但酒則不能不取也。周顯曰。我已知田將軍不能一朝無酒者。餐食又何能作下酒物乎。於是三人乃同出食堂中。而堂之正中已陳備各物。周顯乃讓

能不令我同汝二人亦完全為此事也可以令湯氏許慈安北王保保之欲出徐矣。不遇以我有備




報館前請者風潮山商報。佛山日報創辦於民國初年。為佛山人所共知。近因山商發起。徵集股份。組織臨時籌備文業公司。其時我粵新聞界不似今日之發達。佛山商出紙僅千數份。業務頗形不景。計開業七、八年來。增加股本八兩次。各股東無異議。而皆恃該報者。雖能竭盡心力以應付危難。然亦非吾人所願聞。但亦不欲虧辱民力。故自發展。工人代表愛民協會勢力滋強。如梁某黃某等。乃乘時以興。有工商學聯合會之用。該報主理人目某。為彼等所利用。竟口實務不振。不條股東之同。邀致名義工商業中入加入。切均入若輩掌握。而佛山報館宜告終修正。一般股東公司股票。惟搖首嘆息。知之何也。迨後局面一變。亦被封。本局既走。縣黨報仍出。為南海日報。為佛山人所共知。近因山商發起。徵集股份。組織臨時籌備文業公司。其時我粵新聞界不似今日之發達。佛山商出紙僅千數份。業務頗形不景。計開業七、八年來。增加股本八兩次。各股東無異議。而皆恃該報者。雖能竭盡心力以應付危難。然亦非吾人所願聞。但亦不欲虧辱民力。故自發展。工人代表愛民協會勢力滋強。如梁某黃某等。乃乘時以興。有工商學聯合會之用。該報主理人目某。為彼等所利用。竟口實務不振。不條股東之同。邀致名義工商業中入加入。切均入若輩掌握。而佛山報館宜告終修正。一般股東公司股票。惟搖首嘆息。知之何也。迨後局面一變。

亦被封印。辦理結果矣。業於三日

矣。遊藝會結束而後。主之見此。乃致不塘之狀。公爲之不平。乃舉行重修中央公園之計畫。○由市府撥資修葺。將其中花木。如楓已踐敗者。則將重修。而花架及木柱。亦多斷折。全園均爲之零亂不已。最受害者。則爲音樂亭。此藥亭爲頑童戲所殘害。且有利用將之則去木片糝漆者。○全座音樂亭。非重修。不可。餘則大土像前之水池。亦汚不堪。其重修之費用。當非須暫時停頓。不能予遊人以園中。使之遊覽。據此重修之程言之。○其時日費一星期爲不能全部妥當。○楓已作最開始。故有諷而虐者言。則謂此由出於維護者。乃爲授級大會而犧牲。款雖籌得不少。然因拖展而致甚。○非大加修葺不可。不過所破壞者。不在授級大會。而在市府耳。然異日粉飾一新。則又足予市人以大好遊覽之地矣。

談報。時時嘗故不敢出耳。今出發成都矣。今我亦不能不令王保保可令其福全牽

勿直造蜀相國府中報告。看彼如何。急來報我。田大俠乃即命即改裝爲何在軍中情狀者。然後乃急急向相府而去。○既抵根柢中。乃向門房報知有緊急軍情見相國。門者急能不入。而湯和已曉矣。乃入而詳報。湯和問曰。有何緊急軍情。田曰。舉賊正在軍中整理出發軍。突接徐州軍報。謂河北王保保十萬大兵出徐州。與方賊聯絡。此事關係極大。故速來報知相國耳。湯和果然震駭非常。而正在沈吟間。又有人報到。亦爲軍情報者。湯和乃另室接見。少頃。復出見田大俠曰。田將軍所聞固無差矣。但兩將軍可先出發。從間道以擊王保保之腰節。則此事雖有危難。亦可以解決。



者。而道長之行
大傑曰。何法而
平。伯溫曰。西
境也。已非一日
彼必出路徑中。

達劉伯溫賣符救遇春

靈符傳

(109)

凌霄閣主

達與遇春素之實力心理。而使我等當此
頭陣。則我之計劃自然順水排舟。水到
渠成矣。因爲王保保知出徐州。則徐達
與當遇春便假受款。方處修正面之急
。今又有王保保來索徐州之誓帖。胡
和聞此。其必下命使我爲汝二人行軍司
馬。而順達先擊王保保。使其不能出客
徐州。如此而後可邀劉和顯。而我亦
方可成功。田餘二人乃大悟曰。國師
真神機妙算。非常人所及也。伯溫曰。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